

● 吴有恒 著

北山记

I 24
215

北山记

吴有恒



农干院 B0010935



花城出版社

北 山 记

吴 有 恒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广 东 省 经 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850×1168毫米 32 开本 14.25印张 1插页 330,000字

1978年5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172,001—196,000册

书号 10261·559 定价 2.35 元

(原广东人民版)

目 录

引 子	1
第 一 章 路遇	5
第 二 章 争山	26
第 三 章 劝和	42
第 四 章 谋杀	61
第 五 章 女难	79
第 六 章 险变	101
第 七 章 分歧	120
第 八 章 村祸	136
第 九 章 借枪	161
第 十 章 袭击	181
第 十 一 章 升旗	195
第 十 二 章 失落	214
第 十 三 章 相逢	233
第 十 四 章 归正	254

第十五章	任用	275
第十六章	启蒙	295
第十七章	借书	315
第十八章	独往	338
第十九章	同仇	362
第二十章	异动	389
第二十一章	截江	408
第二十二章	合围	431
后 记		449

引 子

我写完《山乡风云录》，有些从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看了问我：“你写那横山，为什么只写山南不写山北呢？”有的还说：“你对邓祥的感情比对陆仰山的深些。”邓祥和陆仰山是共产党那横山区工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。同志们这样问我，无非是由于知道我熟悉邓祥，也熟悉陆仰山之故。远在抗日战争初期，邓祥和陆仰山二人便已是共产党员了。那时日本鬼子侵入华南沿海地区，二人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，活动于沿海一带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。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，宣布投降，抗日战争结束了，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反共反人民，又发动了内战，调集大批兵力，开到华南沿海地区，要消灭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、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人民武装和民主政权，抗日游击队被迫自卫，奋起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犯，并派遣了一部分干部，一部分部队，突出被国民党匪军重重包围的海边地区，挺进敌军后方，发动群众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邓祥和陆仰山都是这样从海边地区抽调出来，进入那横山区的。邓祥是那横山区工委书记，陆仰山是委员。从海边调到山区来的，还有久经

苦战、伤亡极大、只剩下十二个人的一支小游击队。当时初到山区，为了集中使用力量，邓祥和那支小游击队，都留在山南区活动，只派遣陆仰山一人，化装作走江湖的医生，去山北开辟工作。可想而知，陆仰山所遇到的工作困难，是不会比邓祥所遇到的更少的；山北的革命斗争，是很艰苦的。是的，我既有心记录下当时的山乡风云，为什么只写山南不写山北？为什么不也多用笔墨写陆仰山呢？我在那本小书的末章还说我所知道的有关那横山游击队的故事，至此为止；象是我当时在山区的其他所见所闻，都已不足道了。何以会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同志们这样问我，我是很难用三言两语答得清楚的。其实我对山南山北都没有什么偏爱，对邓祥和陆仰山也没有什么偏爱。我没有更多地写出当时的山乡风云，那只不过是随手写来，成了这样的结果罢了。

然而，由于同志们这样问起，这倒使我起了个念头，要写一写山北。有一种感情驱使我这样做。我要写在另一种困难环境中的艰苦的革命斗争，要再写出若干个斗志坚强、意气风发的革命战士。仔细想起来，山北和山南，许多事是不同的，人也不很相似。我也曾把邓祥和陆仰山比较过，邓祥为人，敬敬戒戒的，常恐有所不足，我很尊重他。他有病，常常带病工作，日夜不息，同志们劝他，他便说：“要趁还能工作时，多做一点。”他这话的精神很可嘉，然而我总觉得它含有一种哀伤之情。他牺牲的前夕，工作得很累，陆仰山那时和他在一起，劝他歇一歇，他也说过这话。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他便牺牲了。我在《山乡风云录》的初稿中，曾经记下他这话，以后才删去了的。我怕他这种哀伤之情，无形中也影响我，使读者读了我的文字，有沉郁之感。如果把邓祥这种性格和陆仰山的爽朗的性格相比，我无疑是更喜欢仰山

的。和老邓在一起，常使人怀破釜沉舟、哀兵必胜之斗志；和老陆在一起，常使人有乘风破浪、一往无前的雄心。而我竟只写邓祥，不写仰山，那就只有一个缘故：邓祥牺牲了。我在《山乡风云录》中写邓祥死后，同志们分他的遗物以留纪念，我分得的是一支自来水笔。这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。不久以前，有一位同志来看我，我们不见面已十多年了，他读过我那本小说，我问他：“分邓祥的遗物时，你分得的是一个搪瓷口盅儿吧？”他说：“不，我分得一条皮带。”接着他便又谈起我分得的那支自来水笔，谈起以后我在一次战斗中丢失了那件纪念品的当时的情形。读者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写的那故事，在我和来看我的这位同志的生活经历中，一定是有些影迹的，不然，我们两人怎会这样谈话呢？我不止一次声明过，我写的只是小说，不一定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；但是，尽管如此说，也还是因为我写的有些是生活的影迹，竟然连我自己也情难自己，认真起来，影响到别的同志看过了，也信以为真，把自己拟为故事中的某人，作过某事，以致和我这个作者谈起来，象是全不觉得那些故事是虚构似的。噫！情难自己。我现在还要另写出一些故事，是不是又有某些生活的影迹触动了，使我忍不住又动起笔来的呢？是的，正是这样的。

还是和写《山乡风云录》的时候一样，我心想写出一些英雄人物，但写出来的，大概也只是些平常的人。这是因为我识得的几乎都是这样的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些人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时，是没有什么特异于众之处的。当然，这并无妨于他们之为无畏的战士。我发现，许多无畏的战士，作出无畏的行动了，他们自视，也只是平平常常，并不特异于众的。我见过一个战斗英雄，他在一次战斗中，以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堡垒的机枪射击孔，使战友得以冲向敌人，消灭敌人，而他身上却被敌人打穿了

几个窟窿，受了重伤。我问他：“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呢？”他答：“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，只是觉得我该这样做，我便做了。”这话使我长久深思，原来这义薄云天的行为，只是出自这战士如此平常的瞬息之间的一念。“我该这样做。”这想法多么简单朴素，但它的含义又多么宽广丰厚！这战士这么想时，他这个“我”是非常之大的，大到其中已完全没有“我个人”或“我自己”这些概念，他之所谓“我”，只不过是“我们革命战士”“我们革命的人民”的同义语而已。他为了大众，完全忘记了自己了。而这，这位战士却是不以此自夸的，甚至事后谈起来，他也还是说：“那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”非常谦虚，谦虚得有点腼腆。他原来是大众之中的一个，他是化于大众之中而不自见其化的。我识得许多革命者，他们都有上述那位勇敢的战士的这种特质。我是否能够把这些人物的这种特质写出来呢？我是打算这样做的，我希望能够做到。从这点说来，我写那横山北区的革命斗争故事，未必又是为了要写陆仰山；我不过忆起某些旧事，又不免把当时的山川人物记述一番罢了。

正是：

每共风雷怀壮士，
又将文字写溪山。

怎样写呢？那横山北区的革命工作是陆仰山去开辟的，我还是从仰山说起吧。

第一章 路 遇

陆仰山奉命由海边地区调到那横山区工作，先在山南的径口墟的秘密交通站里，和山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邓祥见了面。邓祥原是抗日游击队的支队政委，是陆仰山的老战友，老上级。山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还有个同志，姓徐名满，他是山南原有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。山区原有的党员很少，山南仅有一个支部，山北则一个党员也没有。当下徐满也到了径口墟，邓祥、陆仰山、徐满三人在一起开了个会，按照上级党委的决定，成立了山区临时工作委员会。三个人分了工，邓祥、徐满留在山南活动，陆仰山则转往山北开辟工作。陆仰山在径口墟和邓祥、徐满分了手，便独自取路往山北而去。

陆仰山化装作走江湖行医卖药的医生，掬着青布搭袋，那是个药囊；手擎洋布雨伞；他进山时是这样打扮着来的，现在也这样往山北去，准备就以走江湖行医作掩护，在那地区秘密活动。他虽则是乡村的土医的儿子，自小学过医，也跟随父亲行过医，但现在重理故业，作这样的打扮，心里却不大习惯。他参加过几年的抗日武装斗争，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，又打国民党反动派；那些国民党匪军，抗日时期，盘据在后方，全不抗日，只看着共产党在前方在敌后和鬼子兵苦战。那时在这地方上，这那横

山地区，也是国民党军的后方，国民党军的一些什么师长旅长都在这里住过，县长、专员也在这里住过。自从日本法西斯侵占了沿海地区，国民党的那些官和兵，便都缩在这些山地上，碰也没敢出去碰过鬼子兵一下。只是到日本战败宣告投降了，国民党的所谓最高领袖，最高统帅，那卖国贼蒋介石，下命令叫日军和汉奸兵坚守敌占区，不许向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投降，国民党的几百万反动军队，这才纷纷从他们躲着的各个角落开了出去，联合日寇和汉奸兵，对抗日军队疯狂进攻。这是比之自古及今历史上最无耻的罪行还更无耻的罪行。在北方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很强大，国民党、日本、汉奸的联合进攻是不得逞的。在南方，国民党、日本、汉奸联合起来的兵力极大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兵力小，被迫自卫，所受的损失是严重的。游击队不能不化整为零，有的留在原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，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；有的则突出敌人的包围封锁线外，分散活动，寻求发展。陆仰山和邓祥都是这样来到那横山，而且是化了装来的。陆仰山怎会想到，手拿枪杆干了几年革命之后，现在又要这样捐起药囊，当起走江湖的医生来呢？回想这几年之中，他在抗日游击队里，当过军医，也做过其他的工作，在支队政治处当过民运股长，在连队当过指导员，还当过深入敌占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长等等，那时他是枪不离手的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手擎布伞，肩搭布袋，独个儿晃荡晃荡地走路的。环境和条件变化得太大了，陆仰山思想上很难一下子适应得过来。他来这山区，是为了发动这山区的群众，发展革命力量的。他要走的那山北地方，目前还只是个空白的地方，他自己便是要到那里落地生根的第一颗革命种子，他唯有化装成江湖医生才好到那陌生的地方活动，这些他都明白。但是，只有他一

个人，这确实太孤单了。听邓祥说，还有一个女同志，也准备从海边老区调到山北那边去。那女同志姓黄名薇，以前在抗日游击队当过战士、班长、文化教员，是在有名的战斗英雄女连长刘琴那个连的，陆仰山识得她；可是邓祥又说过，她是否能来，还不一定。便是能来，那也只是两个人，四只手罢了，和往日在部队里，同志们成群成众的情形，还是不同的。陆仰山意识到工作的困难，自感任务艰巨。他本是个活泼爽朗的人，这时却略为显得呆滞一些，加上他那粗壮的外貌，那长年累月被风吹日晒得变黑了的皮肤，那长成个忠厚相的圆脸，还有那手上擎着的旧布伞，肩上搭着的青布袋，这却使人看起来他这个人更多了些土气，是个土医生的样子。

陆仰山走着路，并没有太多去想将来如何工作。他这个人，做事喜欢讲实际，平日就是极少无边无际去作遐想的。他现在也抑制自己，不去那样想。这样，他便又活跃些了。心想，我还是不如趁这时多熟悉一下这山区的情形好。他并不忙着赶路，沿途逢人便拉话，问道路，问风俗，问年成，有时也进路边的村子内去串一串，去那人多聚集的门楼书馆坐坐，抽一口竹水烟筒，闲聊一阵，有人要他看病，他也就替人看。他走得很慢，每天都是鸡鸣早看天，未晚先投宿。第一晚是在山南最大的墟市外洞墟的小客店住的，第二晚是在里洞墟住的，第三天才到了那横山下的水尾村，由这村上山，翻过岭去，便是山北地界了。他三天总共走了八十里地，却也真的是借此熟悉了地方上的一些情形。

水尾村的村边有间路头店，那里有个“市头”，是块空无所有的场地，每隔五天，有些商贩去那里摆摊子，发卖些油盐酱醋红绳针钮等土洋杂货，也有人收购山上村子的人拿下来卖的药材木耳之类的山货，过午便散。这便是那“市头”的墟日。集则成市，

散则为虚。那间路头店是卖粥卖饭的。这里是过山的大路，山南山北之间人来人往，有些人也在这里吃顿饭才走；逢墟日，那店还卖些松糕切粉之类。那店因为是当路的地方，店外墙上还留下国民党军队写的标语：“戡乱建国”。以前写的是“抗战建国”，后来国民党军队政训室把它涂改成这样。这样的标语，陆仰山一路行来，都所见，也有些涂改为“反共建国”的。陆仰山心里想：“反动派下山去，我们却上山来，这样调换一下，也可以，且看最后谁战胜谁！”他没有进水尾村，便去那路头店吃饭，问店家，知道前几年这山区驻着国民党的正规军，又有县党部县政府之类的机关，那时这路上来往的人多，有些是奔走差事的，有些是走私货到沦陷区和从沦陷区走私货进后方去的。那时这路头店卖酒卖饭的生意却好。自从日本投降，国民党军都开往海边打共产党去，县政府等机关也迁了回城，这路上来往的人很少，便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了。陆仰山只听在心里，并不回话。他问那店家借个地方宿，那店的里间原也有几张床，兼做客棧的；当下陆仰山便留在那店里歇了，准备明日才上山。

陆仰山进那店里间去，那里已先有一位过客住着。那人瘦瘦长长，黑黑瘪瘪的，五十多岁，穿了套灰色的旧洋布短衫裤，脚蹬便装胶底鞋，模样略象个斯文人，形容委琐，满面风霜之色。陆仰山和那人通了姓名，那人是一位风水先生。他对陆仰山介绍自己，嘴里嗡嗡的说：“小姓何，贱名自重，敝号地灵子。通晓天文地理，风水堪舆。江西风水名师马半仙是敝师父，厉布衣是敝师祖。”陆仰山听了，暗觉好笑。见鬼！厉布衣是个几百年前的古人，这里哪来他的徒孙？陆仰山爱开玩笑，这两天走得正闷哩，却在这里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物。他便逗着那地灵子说话，却不揭穿他。他随便地问：“风水这事，不知确有灵验的不？”何自重正色

说：“先生说哪里话？现今的大人物，无有不信风水的。比如陈济棠的祖坟便是敝师父点的穴，那是要出国府主席的。”陆仰山知这家伙拿他当货色，要对他痴风撒月，拉生意了。便说：“替陈济棠看风水的那先生好象不叫马半仙哩。那坟在花县芙蓉嶂，原是洪秀全的祖坟，给陈济棠占了，说是葬了要出皇帝的。”故意拿话顶何自重，也不说明。那何自重却内心自明，他嘴里嗯嗯的应了两声，不答话，却问：“陆先生盛行？”陆仰山指着自己的药囊说：“走江湖罗。”何自重忙说：“对，彼此彼此！失礼！失礼！”原来当时走江湖的医、卜、星、相等人，虽不同行，也是同流。占卦、算命、看相、看风水的，都行骗，这自不必说；那江湖医生，也有不少是卖假药弄欺诈的。何自重以为陆仰山是道中人，便说这么几句话。凡是同道中人，听了这样的话，便心照不宣，互相遮掩，看出破绽，也不揭穿了。陆仰山听何自重说了这种话，他心想：“和这人顶撞没有用。”他也就不为己甚，没和那人再谈风水，却把话题转了开去，谈了些别的事。

因为何自重也是到山北去的，而且以前便在那地方替人看过风水的，陆仰山便问了何自重山北的一些情形。拉杂地谈了一会，何自重问陆仰山：“你先生在山北有熟人吗？”陆仰山说：“没有。”何自重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便和我一起上龙湾村去呢？那村里一个财主姓陈名述，是我的旧东家，前几年我替他点了个穴，他很赏识，现在又捎信要我去。他是个大绅士，得他替你传扬一下，也有个好处。走江湖的到那地方上，都去拜访他的。”陆仰山问：“那财主很有势力？”何自重说：“他家一向富厚，近年他又发了大财，差不多成为那边方圆几十里地面上的首富了。”陆仰山问：“是怎样发了大财的？”何自重说：“我也说不很清楚。他做谷米出口生意，听说是这生意赚了大钱。”陆仰山说：“做谷米出口生意？

这几年正打日本鬼子，他运谷米出口，岂不是去接济日本鬼子？”何自重说：“是呀。可是，这是没什么的，这几年，做官的哪个不兼做些这一类生意？这几年，就是做这方面的生意顶能赚钱。”陆仰山见何自重品格卑下，不愿听何自重瞎扯了，便不答那家伙的话。那家伙却又说：“陆先生，你还是先去拜会我那东家一下好！他也爱结识江湖上的人，三教九流的人，都有和他来往的。”陆仰山说：“到那边再看，我倒是想先四处去串一串的。”应付了几句，便各自歇息。

次日，二人起早，结伴上山。由水尾村上到山上的分界坳，路是盘来曲去的，约有二十余里。那何自重走得慢，走一会，歇一会，陆仰山也不赶路，就陪着何自重走。到了那分界坳，不觉已是中午时分了。由分界坳往北去，便是另一县的县境，因此那地方叫分界坳。陆仰山到了坳上，望那山北的形势。只见山北的形势，和山南很不相同。山南的山脉左右环抱，形成几个大谷地；陆仰山初进山在径口墟使用几句话对邓祥形容过，说从径口墟往北望，但见群峦叠翠，一山还比一山高，黑压压的遮住了半边天；那山势却又似飞龙舞凤，蟠旋宛转，山环水聚，气概壮阔，深藏而不露，外张而内厚，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天府之国。那时邓祥还笑过他，说他说得象个风水先生。现在他却真的陪了个风水先生来到这那横山顶了。陆仰山想起邓祥那句话，不禁微微一笑。他内心又要议论一下这山北的形势了。这山北的山脉是向左右张开的，山下是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，更远处是平原，又更远处是自西而东横截平原的大江，大江之外，又是平原，又是远山。站在这最高山上，举目远眺，但觉得无论是平野也好，江河也好，都象是望不到边，望不尽头；那山外还有山。

那江河被山隔断了，却又似没有隔断；那原野莽莽苍苍，连着山，连着水，也象是不可终极的。远处，那原野之中，隐隐见一些市镇城郭，也连着原，野是接成一片的。“好一幅万里江山图！”陆仰山心里这样赞了一句。又想：“怪不得古人说：‘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’果然是登高望远。”这时，何自重也上来了，走得气咻咻的，坐着歇了一会，才过来和陆仰山望着下面，指点着说：“西北面远处那城市是县城。”又指着东北面的一段大江和平原说：“那地方，三条江水在那里汇合，名为三江，是富饶的地方。”又指着山下一处村子说：“那就是龙湾村，我便是要到那村去的。”又指龙湾村以东的一处村子说：“那村叫茶坪村，也是这山下的一个大村子，那村穷。”这家伙充博识，把他知道的东西对陆仰山说了不少。

在山上歇了一会，二人便又下山。走了约二十里，走到将近山脚的一处岔路上，何自重对陆仰山说：“这是分岔路，这边的路是往龙湾村去的。你不如也跟我往龙湾村算了，反正你去别处，也没熟人。”陆仰山说：“不要紧，出门人，逢人熟。”他总是想跟那风水先生一道走，也就在那岔路上，和何自重分路而别。

陆仰山向通茶坪村的路走去。这一路上林木荫翳，倒也清幽。陆仰山走了一段路，走累了，便去路边一棵松树下歇脚。放下布搭袋，仰面躺着，枕着手，伸直脚。这时红日西沉，山风飏飏，颇为凉爽。陆仰山觉得舒坦，望着天上的浮云飘动，心想：“我今晚在哪里歇？”这不是他感到漂泊无依，他是不会有这种烦恼的。他只是自然而然的想起走了一天，该找个地方落脚罢了。接着，他便想到是否便去茶坪村。

他要到山北工作，现在是来到了，将怎样开始工作呢？他这样想了一下，也没有再想下去，因为等会下到有人家的地方去，那

将是个怎样的地方，遇到的是什么人，他这时是难以臆测的。他不想这些了，便又看那天上的白云。一片白云轻轻的，慢慢的飘过去了，又一片白云过去了。这时，有一只麻鹰飞了来，在半空盘旋。陆仰山又看那麻鹰。那麻鹰飞了过去，又飞了过来，大概发现了地上的什么小动物，要下来袭击了。忽然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吓得陆仰山一惊，坐起来，看那麻鹰受了枪伤，身子一侧，吧啦吧啦的掉到树梢上，又扑落一声掉到地上来，还在挣扎哩。一只猎狗奔过来，把那鸟儿咬住。陆仰山这时才见路旁树林内走出一个青年人，手持长管鸟枪，肩挂一只弹药壶子，那是木制的壶子，分为两格，装火药和铁砂的。好一个精壮后生！他不戴帽子，赤着上身，胳膊上，胸脯上肌肉鼓鼓突突的，十分强健；约莫二十二三岁，长身大骨，大口方颐，脸上和身上都给太阳晒得油乌乌黑黝黝的；留着个平头，毛发短促促的，显得有点粗野。那人走过来，从猎狗口中接过那只猎物，把那麻鹰和他手上提着的几只射得的鸟儿缚在一起。陆仰山站起，提起布搭袋，上前对那后生赞说：“好枪法！”那后生不经意地答：“没什么，碰巧的。”陆仰山说：“麻鹰眼顶快，顶不易打！”那后生还是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碰巧。”两人搭上话，便一边走着路，一边谈。那后生也下山去，他见陆仰山背着药袋子，便问：“大哥是行医的？”陆仰山说：“是。刚过山来，想找些病家看看，还没个落脚地方。不知有什么地方要找医生的。”那后生说：“会有的吧，害病的人多呀！自从那年天旱大饥荒，死的死，病的病。这几年是年年不断饥荒，有些人病了下來，不死不活的，一直好不得。”说罢，他又叹气说：“唉！没法呀！半饥不饱的，吃饭也顾不上呀！有些人是有病也请不起医生的。”陆仰山听那人说话带感慨，他顺势也就问起这几年这地方上闹饥荒的情形，那人说：“唉！艰难呀！竹子开花那年，光我们